



# 出口虾苗背后的斑斑污点

本报评论员：余凡

11月25日，国内各主流媒体及网络平台像炸了锅一般，密集报道海洋及渔业部长艾迪(Edhy Prabowo)及涉案人员被肃贪局(KPK)拘留的消息，在全国引发了激烈的议论。

《独立网》(Merdeka)25日称：肃贪局长费尔利(Firli Bahuri)表明，艾迪部长涉嫌虾苗(baby lobster)出口特别准证的贪污案而被该局传唤的。“刚才凌晨一点半钟，部长从火诺路鲁(Honolulu)回国时在第3航站楼被捕的。”他说，艾迪部长夫人及几个随员也被暂时扣留问话，需初步审问后才能向公众作进一步说明。目前相关人员正接受调查，请媒体让肃贪局执法组在有限规定时间内工作，稍后会有肃贪局正式公布的细节。

《罗盘网》(KOMPAS.com)于同日报道：佐科总统重申，政府一贯支持防

范及根除贪污的所有努力。政府尊重肃贪局依据法律所执行的办案程序，相信肃贪局的透明、公开及专业。因为艾迪部长是“大印尼党”(Gerindra)背景，该党执行主席苏米(Sufmi Dasco Ahmad)随即将情况报告总主席帕拉波沃，并得到静观事态发展的指示，“党部尚未能就此事给予评论，我们还在等候肃贪局有效的信息。”只透露艾迪是两周前请假去美国的。

肃贪局发言人阿里(Ali Fikri)称：“这事件可能与龙虾种苗出口商的竞标程序有关。”共17人在机场、雅加达及德博(Depok)被现场抓捕，包括部长夫妻、部属官员及企业人士，此外也有物证被收缴。“如今肃贪局正在24小时内对相关人员进行密集的审讯。”

其实，早在7月初，对于龙虾种苗出口商的指定就引发争论，不少媒体揭露，候选企业都有政党要员做后台，其中有两个政党尤为突出。艾迪当时

在国会第4厅工作会议上声称出口准证并非他专权决策，而是经过3个厅级干部与总督察处联合审评，由总秘书处核查后开具。倘若评审小组不按规则办事，部长表明他会秉公办理，不留情面地将准证吊销。

面对龙虾种苗出口合法化的争议，艾迪坦言并没有刻意掩盖签发准证的行为，他强调在发出准证之前，部里各厅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龙虾的问题，我们评估的条规绝非仅是部长个人的意愿。部里经过了专业的调查和研究，经过市场调研和协商后决定的。”

据说，海洋及渔业部允许龙虾种苗重新出口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帮助万余名失业的底层渔民，他们因2016年的部长指令KP 56/2016号停止作为任何用途的种苗捕捞活动。“渔民没有收入，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衡量。”他也承认禁止出口和渔民困境间的争执。前任

部长苏喜(Susi Pudjiastuti)表示十分痛惜，认为贱价出口种苗，是短视而不负责任的行为。

《独立网》援引一年前的报道，当艾迪被委任为“部长”一周后，他信誓旦旦要做出让佐科总统及党主席帕拉波沃感到光荣的工作成绩。他对记者说：“总统十分期待在我任内，渔民们能重展笑颜，并确信他们的下一代已有了保障。”他也阐述了能当上部长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能连任3届国会议员，并获得帕拉波沃的信任，已让他感到值得、满足了。他说：“如果被授予荣誉却以失败为结局，我又何必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

“大印尼党”前副主席阿利夫(Arief Poyuono)对肃贪局的表现十分赞赏，呼吁民众支持肃贪局抓捕艾迪的行动。他认为这是帕拉波沃彻底的挫折，因为帕拉波沃三番四复地批评政府内部严重的贪污现象，“现实是，他亲自培养的心腹干将首度

成了佐科维内阁的部长，却因贪污被现场抓捕了。”帕拉波沃以清廉的印度尼西亚为理想，他应该警示党员干部及其家属不要以权谋私。他坦承：“龙虾种苗出口准证大多发给同党的干部及家属。”

阿利夫直言，艾迪的落网，对帕拉波沃的远大理想及“大印尼党”的信誉名望是致命的打击，帕拉波沃应该就党干部纪律的败坏，党内精神面貌的沦落向民众负责。他建议：“倘若帕拉波沃有绅士风度，他应该从政府内阁请辞，并从党主席座位上引退。”

《罗盘网》25日午后报道：艾迪部长已被肃贪局正式指定为嫌犯，他在渔业准证、经营方面接受企业界的大笔金额馈赠，同时还有6名部属官员及企业(PT.ACK及PT.DPP)人员牵连相关案件。穿橙色囚衣的艾迪对记者说：“我向社会民众致歉。之前我并非刻意要树立形象，那是奋斗精

神。这次确属意外事件。”总统已指派卢胡特(Luhut P.)统筹部长暂时兼掌海洋及渔业部门的工作，对“虾苗”出口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反对派“公知”洛奇(Rocky Gerung)在访谈的视频中自嘲：以虾苗为诱饵，可以钓上大鱼。因“大印尼党”国会议员不少，能操控内阁，在年底还会被“截肢”。这会引发“大印尼党”的反击，对别的党寻衅复仇(revenge)，让别的部长也遭撤职而达到平衡。

在电视台于25日晚上的政论平台，各路专家各抒己见：有的说是肃贪局秉公办案的好现象，有说是让政府难堪；一派说是打击“脚踏两条船”的帕拉波沃，另一边怀疑是肃贪局选择性办案，包藏着政治算计，转移社会舆论的焦点……众说纷纭。希望政府在打击反动势力轴心、肃清贪污官员方面两手都要硬，民众在静等虾苗背后逐渐浮现的“斑点”。

## “中国崩溃论”与“后西方话语权”的崛起

巴厘省：意如香

近二十年来，欧美西方媒体普遍唱衰中国，鼓吹中国即将崩溃。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唱衰中共执政党，认定中共执政党是个专政的极权政党，必将被人民推翻。而最卖力起劲唱衰中国的，竟然是流亡美国的“公知”与汉奸，如章家敦、余茂春、郭文贵、蔡霞、闫丽梦、法轮功分子等。章家敦还于2001年书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崩溃论》，洋洋洒洒列举了数十个所谓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短板”，一口咬定：“2008年中国一定崩溃”。

一时间章家敦成了西方媒体追捧的网红，纽约时报还全文连载《中国崩溃论》，称为是当年最畅销的书籍。章家敦还频频被媒体如美国之音、CNN采访

报道，连美国国会也邀请他在听证会里发言，一时《中国崩溃论》成为西方的热门话题，随后也相应出版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分裂论》、《中国生病论》、《中国威胁论》等等，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即将崩溃的极权国家，让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形成了一个“恶魔”般的刻板印象。以至于当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经常受到美国人的讥讽嘲笑：“可怜啊！你们的国家即将崩溃了，还有心出来游玩。”

可是到了2008年，中国还是安然无损，已经进入全面民主开放期，各方面都稳健发展。章家敦只好自圆其说，急忙修正“我是说2010年中国一定崩溃”。2010年又过去了，章家敦又修正说：“2016年中国一定会发生像埃及那样的人民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如今2020年了，章

家敦的《中国崩溃论》终于成为一个大笑柄，被西方有识之士嘲讽说：“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只是存在于书本里，与中国实际不相符”、“他的书只适合归类于科幻小说”。正如闫丽梦的《解放军制造武汉病毒论文》，普遍被西方医学专家学者质疑，揭露为缺乏医学依据，一再被打脸，和《方方日记》一样，纯属闭门造车，甘当西方政客的反华小丑，数典忘宗，成了公知汉奸们的特大笑柄。

章家敦、闫丽梦已名落孙山，再无人搭理。而余茂春、郭文贵、蔡霞、法轮功还在上窜下跳，但已经不吃香了。中国开始了强有力的舆论反击，中国驻外使节一反常态不再沉默，频频以外语为文批驳西方的反华歪论，大讲“中国故事”，占领舆论制高点，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中国的著名学者与评论家，如金灿荣、张维为、金一南、司马南、胡锡进、李翔、李肃、陈平、寒梅等，也频频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或访问西方国家，在西方影视媒体里亮相，与西方学者交流，辩论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的优劣，获得西方学者的敬重认可。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话语权突破。

还有近三十年来，中国80后与2000年后的青少年，大批出国留学，他们掌握精通了外语，又亲身体会了西方制度的短板，对比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孰优孰劣，心里有数。他们留学回来后，纷纷在网路里批驳中国公知与汉奸的崇美歪论，令公知们胆寒，赢得中国广大网民拍手叫好，称他们是“新一代小粉红”。这些“小粉红”也经常以英文撰稿，批驳西方怪论，在西方媒体里

引起热议，是中国声音在西方的发酵。

另外，台湾的“台独”蔡英文民进党，豢养了一批“网军”，专事“绿色恐怖”，施行网络霸凌，经常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泡菜也吃不起，只好吃田鼠”、“三峡大坝溃堤了，淹死数千万民众”、“中国不敢武统，美国会协防台湾”云云，但一场新冠大肆虐，席卷全美，确诊1300多万人，死亡已近27万，成为全球重灾区，令美国束手无策，“台独”后台的“民主灯塔”破灭了，让台湾民众开始反思“台独”没有出路，台湾“统派”自媒体也大集结，对“台独”大起底声讨，如黄智贤、邱毅、郁慕明、王炳忠、赖岳谦、苏起、唐湘龙、陈凤馨、董智森、黄国昌、陈文茜、钟群等等，纷纷勇敢站出来，在网路里批驳“台独”网军的歪

论，以及论述“台独”死路一条，在台湾岛引起极大的民意反响。

这些正能量的话语权，正如张维为教授所言：“是后西方话语权的崛起”，是对西方话语权的严正否定。但令人遗憾的是：印尼主流媒体至今仍然是被西方话语权所主导，网路里的反华丑华言论，以及极端教派的偏激论调，充塞媒体网络里，令人心寒。理应让主流媒体遵循印尼外交积极自主的理念，让民族自觉主导媒体思维，摆脱西方话语权的负面影响，让温和教派“伊联”与“穆协”的多元温和理念，在网络里占据主导地位，促使温和教理念成为教众的核心思维，是为广大的崇尚班查西拉民族主义印尼公民的共同期待，祈望印尼尽快摆脱极端思潮的干扰，走向民族和谐的康庄大道上。

孟迪

## 我曾经的祖国啊

——节选自《歌中往事逝如烟》

之后的日子里，我去了浙江宁波，去了舟山，在那里住了好长时间。期间我各处游览，走了不少地方：长江，黄河，古镇，雪乡，大漠，边疆，上了泰山，华山，黄山，雁荡山……

当我第一次站在黄山光明顶上，望着国画般秀美的山峰和云海时，我内心惊叹，有要投身山峦云海中的冲动。我暗自许愿，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骨灰要洒在黄山顶上，在云雾里逍遥自在的翻腾。

我去了平遥，从古城墙上俯瞰雕梁画栋的砖瓦房屋，小人书里的情节蓦然跃升脑海，黄昏时在小天地里的浮想也一一呈现。我望见自己脚尖轻点的在房顶上飞跃。我走进平遥的镖局，钱庄，和衙门。抬眼望见那倒挂着被我一镖落地采花盗的屋檐，我真的来到了我的奇幻世界，小时候的幻想在这里成了现实。

我站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看见江姐上船前在码头上斥责甫志高自告奋勇的为她提行李。我去了白公馆，渣滓洞，走进我躺

在藤椅上看到过的牢房，阅读墙上的《挺进报》，轻声念着我曾经的同伴们题在墙上的诗句。我抚摸着他们受过的刑具，探头去看小萝卜头曾经探视过的洞口，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牢，和里边关押着的许云峰。

我去了壶口，望着那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心想我将来的骨灰必需要融入这滚滚激流，澎湃曲折的游遍大江南北。我站在三峡游轮上，望着碧波如镜，不再“滚滚”的长江东逝水和两岸的秀美河山，我又想我必需要汇入到这一条江中，听着啼猿，跟着江水一路在锦绣山川间蜿蜒。

我站在漠河北极村的黑龙江边，在一片纯白寂静的大地上，望着对岸“黎明静悄悄”的俄罗斯村庄。皑皑白雪把两个国家连成了一片，黑龙江被深埋在厚厚的积雪底下。我信步走到江上，试图寻找两国的国界，我把江中不知谁插上的写着中俄边界的牌子拔起往前挪，傻笑的看着中国的疆土陡增数呎。

望着这一片寂静无声的白茫茫世界，我突然想着若将来可以融身在一片白色的世界里也的确是一种浪漫。

在巴丹吉林沙漠，在敦煌，在戈壁，我把玩着闪着黑光的夜光杯，一路防备着夺命夜明珠的突袭，试图寻找曾经的夜叉国。

我把夜光杯揣进怀里，想着我的骨灰要留在这一片黄沙飞舞，金光灿烂的沙漠戈壁，随着风沙在雄浑苍凉的沙海中歌舞飞跃……

我各处奔走，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走遍这个曾经非常熟悉，却又依然陌生的国度。我不知自己在寻找已逝的过往，还是在寻求未竟之梦？

千禧年的跨年夜，我挤在上海南京路上汹涌的人潮中，在滚滚的人海里，我渺小得完全消失了自己。午夜时分，人潮把我挤往一个角落，动弹不得。我心里一阵惶恐。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我难于想象这股人潮一旦受到惊吓，场面将是如何的可

怕。我想起了兰桂坊。

我赶紧挤出人群，离开了步行街。而那时的外滩已经在进行交通管制，只出不进，我茫然前行，不知道该去往何处。对岸的东方明珠底下灯火辉煌的在欢庆，笙歌阵阵。我可以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欢乐声，而我，此时却只能远远的感受着。

凌晨零点，世纪广场撞出了新世纪的第一响钟声，璀璨的焰火把漆黑的天空耀成五颜六色。我站在街头，和雀跃沸腾的人群一道沐浴着天上那幸福的七彩光亮。此刻，我突然为自己可以站在这片土地上迎接新的一年而欣喜，也为了可以和身边数不清的人们共同跨入新的纪元而兴奋。而在这兴奋和欣喜里却有着更多的感慨和失落。我置身在这喜庆的氛围当中，感觉却似置身身外。我突然觉得心里充满着矛盾，我已经理不清自己心中的感受，我茫然了。

我只能低下头，心中默默祈福，愿这一片土地永

远繁荣昌盛，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欢乐吉祥。

那一天，我从澳门关闸步入珠海拱北关口，在拱北办理落地签证。办证员看了我的护照后说：印度尼西亚护照啊？只能办一次入境，停留十五天，不可续签。

当我在那儿静候签证的时候，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办证员看过他们的护照后说：新加坡护照啊？不用签了，直接过关吧！我问办证员，人家可以免签，为何对印度尼西亚护照却管得那么严？办证员回答说：你们印尼人用旅游签证到东莞打工，还常

闹事。本来我们对华侨是比较宽松的，但你们的政府对此有意见，提出抗议，我们也没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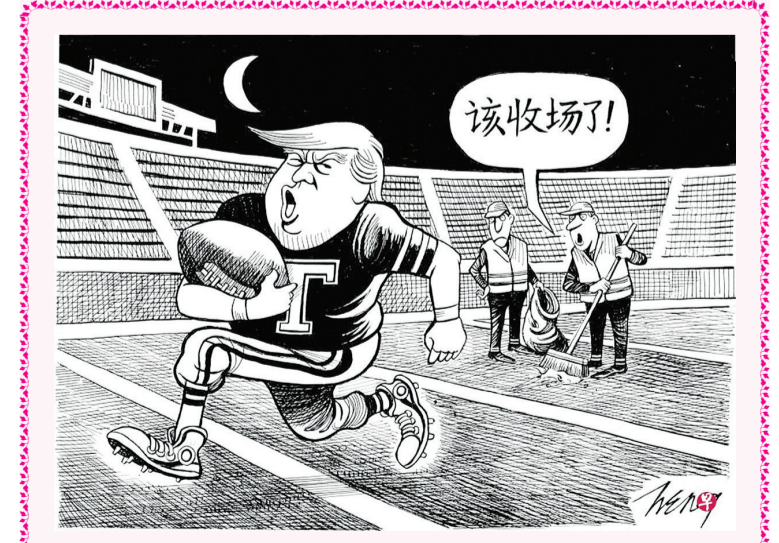
望着他，我默然了。

排着长队过了关，走出海关大门，站在广场一角等候朋友来接。突然，不知从何处飘来了周华健带着鼻音的伤感歌声：

别想你 忍不住我提醒自己

伤了心 有些事也要过去 心很痛 痛得不想再我自己……

我曾经的祖国啊！我内心呐喊，忍不住心头酸楚，潸然泪下……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